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·薪火映黔山

甲秀楼的灯火,在南明河的柔波里,倒映出今天的宁静与繁华。黔灵山的风,早已吹散了历史的硝烟,只留下草木的清香。

时间冲刷着记忆,土地铭刻着历史。这片土地始终记得。80多年前,当警报的悲鸣第一次撕裂贵州高原湛蓝的天空,山河为之变色;晴隆二十四道拐上,不分昼夜轰鸣的引擎,是维系国脉的喘息;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,废墟上的撕心裂肺;在遥远的雁北,一群贵州人在冲锋中定格年轻身影。

烽火,曾是这里的背景色;呐喊,曾是这里的主旋律。80年前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,离不开贵州人用生命书写的壮丽史诗。



抗战期间贵州各地童子军教练在贵阳集中训练。资料图片

这片土地永远记得他们

从军报国热情席卷城乡

历史的惊雷,有时会提前炸响。1932年的上海,一二八事变的炮火映红了黄浦江。

吴淞要塞,日军13艘军舰、24架飞机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轰炸。要塞司令临阵脱逃,危急时刻,参谋长、贵州三都人滕久寿挺身而出,沉着督战。

当炮弹击中左臂,他血染征衣,指向前方,坚定喊道:“我辈军人,负有保国保民之责,速还炮杀敌!”话音未落,又一发炮弹呼啸而至,弹片撕裂了他的右臂,穿透了他的胸膛。

他望向远方,轰然倒地。那一年,滕久寿刚满33岁,他的鲜血,是贵州儿女“为国赴难”的鲜红印记。

5年后,1937年,七七事变爆发,卢沟桥的炮火震醒了整个中华大地。消息传到贵州,贵州人民共赴国难。

文字全便是其中之一。1936年,工农红军第六军路过江口县城时,年仅13岁的他正光着脚在街上讨饭。一支抗战宣传队吸引了他,战士们高唱:“只有铁、只有血!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……”那铿锵的声音穿透晨雾,直击心灵。

他挤上前,拉住一位战士的手,急切地问:“小哥,我想跟你们去打鬼子,你看行不行?”

一句稚嫩的请求,是无数黔籍青年压在心底的呐喊。

从军报国的热潮席卷了贵州城乡。在贵阳火车站,在各县的招募点,离别的场景日复一日地上演。母亲把浆洗干净的粗布衣塞进行囊,父亲默默攥紧儿子的手。他们知道,这一去,或许便是永别,但国之不存,何以为家?

从1937年到1945年,在当时仅1000余万人口的贵州,共有639631人奔赴前线,远超原定征兵计划。这意味着,平均每百人中,就有近64人出征。原黔军改编的11个师,也相继投入淞沪会战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,成为正面战场的坚实力量。

抗战洪流中,还有金沙女子蓝运瑜。1937年,她与家人一同考入贵州抗日战地服务团,学习战地救护。她选择用自己的双手,去守护那些在战场上最坚硬的骨头。

一个民族的觉醒,始于每一个普通人义无反顾的选择。

不仅是后方,也是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前线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沿海港口相继被封锁,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,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维系全国抗战的战略通道。

国际援华物资经滇黔公路入境,必须通过贵州转运至重庆和各大战区。晴隆二十四道拐,这条盘旋在崇山峻岭间的公路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抗战生命线”。60度的陡坡,250米的高差,无数卡车在日夜行进。

据统计,经此转运的战略物资高达45万吨。每一吨物资的背后,都是驾驶员和无数民工肩挑背扛的血汗。

而贵州山川形胜同时构成了抗战的天然“防空洞”。巍峨的高山、磅礴的河流、险峻的峡谷等构筑起一道道日寇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,迟滞了日寇行动。正因如此,贵州更是成为了日寇的“眼中钉”。

自1938年起,日军的轰炸机如乌云般反复笼罩贵州上空。1939年2月4日,18架飞机突袭贵阳,129枚炸弹倾泻在市中心。繁华的街道瞬间沦为人间地狱,597人遇难,1526人受伤,万余间房屋化为焦土,市区七分之一的面积成为废墟。史称二四轰炸。

从1938年到1944年,日军对贵州实施了38次空袭,投下630枚炸弹,造成2932人的伤亡、灾民20550人。

大后方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特刊

然而,炸弹可以摧毁城市,却无法摧毁意志。

贵州人筑成的“血肉之城”,坚韧不屈。铁路被炸,工人连夜抢修;桥梁被毁,民工冒死架设。工厂和学校在山洞里继续生产与教学,生命的脉搏与抗战的血脉一同顽强跳动。

这份坚韧,不仅体现在炮火下的坚守,更体现在奔赴国难的每个贵州人身上。

在长沙保卫战的后方医院,蓝运瑜和她的战友们日夜不休。无数伤员从前线抬下来,有的气息奄奄,有的仍在昏迷中呼喊战友的名字。蓝运瑜在血与火中缝合伤口,一心只想挽救更多的生命。

贵州人的顽强,在本土的抵抗战斗中得到最直接的证明。

1944年,当日军的铁蹄踏入黔南,妄图切断这条大动脉时,他们迎头撞上了一座钢铁壁垒。黔南军民在黎明关、黑石关等地奋起抵抗,军队坚守关隘,百姓自发支援。

这一战,击退了进犯之敌,捍卫了大后方的安全,也向世界宣告:贵州,不仅是后方,也是与敌人殊死搏斗的前线。

烽火不灭英雄歌

当年那个衣衫褴褛的流浪娃文字全,早已在党的关怀和战火的淬炼中,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军战士。

长征路上,他曾乐观地说:“没啥子,我讨饭时,有时一天吃不到东西,都顶过去了。”

这份血性和坚韧,让他成长为一柄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尖刀。

1941年,雁北。为解救被1200多名日、伪军包围的地委机关和200多名群众,时任排长的文字全主动请缨,带领33名战士,发动了以少敌多的“钻心战”。像一柄利刃,直插数倍于己的敌群心脏,展开白刃格斗。

枪声停息,地委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。而文字全和他的33名战友,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。那一年,他刚满18岁。

烽火岁月,生命书写历史。在看不见的战场上,牺牲同样惨烈。

贵州籍共产党员杨经国,多次率骑兵团出击敌人,进行反“扫荡”,掩护群众转移,最终在突围中壮烈牺牲。遵义人胡畏,常年从事抗日宣传活动,慷慨就义。女革命家陈淑青,身怀有孕被俘,受尽酷刑坚贞不屈,惨遭杀害。蓝运瑜的姐姐蓝运藏、姐夫寇述彰以及妹妹蓝运铮,皆因从事地下党工作,被敌人杀害……

这是一组抗战时的数据:贵州在抗战中人口伤亡约51626人,却同时接济难民70万余人,征用民工1286万余人次。承受与奉献,是这片土地勇敢的担当。四万万人齐蹈厉,同心同德一戎衣。

1945年9月3日,胜利的曙光照亮了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。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、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,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。

时间流转,记忆并未消逝。2017年元旦,六盘水市的一位百岁老人,佩戴着抗日英雄的绶带,在舞台上颤巍巍地唱起: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歌声苍凉而悠远,穿越了80年的风雨。

这位老人,正是蓝运瑜。台下的听众,眼中闪烁着泪光。那是对英雄的崇敬,更是对和平的珍视。

今天贵州的这片热土上,甲秀楼依然矗立,南明河依旧流淌。历史的记忆从未褪色,那段烽火岁月里,所有贵州人民的牺牲、坚韧与奉献,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,成为民族精神中最厚重的底色。

纪念,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。当我们享受着和平的阳光时,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我们撕开黑暗的人。

这片土地记得,我们永远记得。



1938年私立清华中学师生举行保卫华南示威游行。资料图片

人物

黔籍抗战老兵、外交部原副部长韩念龙

铮铮铁骨扬国威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净媛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盘踞在华中地区高邮的日军自恃城高地险屯有重兵,拒不投降。

新四军发起高邮战役,也成为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。1945年12月25日晚,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一声令下,新四军趁着浓雾,迎着风雨,踏着泥泞,向高邮城发起全面进攻。战至26日下午4时许,新四军攻破高邮城。在强大的炮火震慑下以及围攻士兵的呐喊声中,高邮日军城防司令岩奇大佐不得不向新四军投降,当日随即举行投降仪式。

12月26日深夜,位于江苏省中部的高邮城内阴雨初歇,颐和巷70号的公园礼堂内灯火通明。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受降仪式在此举行——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受降仪式,也是日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投降的最后一次受降仪式。

岩奇两脚叉开,双手叠按在挂地的军刀手柄上,脸色铁青厉声嘶吼:“我要同你方最高代表谈判!”

面对日寇的穷途猖狂,前往处理受降事宜的新四军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踏步上前:“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!”

“我代表新四军命令你立即下令无条件投降!”韩念龙目光锐利,严正之声响彻礼堂。岩奇表面收敛,却仍存侥幸心理,提出随身携带轻武器撤离,以备途中防身。

“想要得到安全,只有放下武器!无条件投降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安全之途,除此之外的任何图谋皆无异于自取灭亡。”韩念龙依旧面不改色,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。

韩念龙的威严刺破“纸老虎”的面目,岩奇眼看大势已去,不得不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,随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、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,并退回一旁站立。

随着武器和物资清点交接工作开展,各分散据点顽抗日军也相继缴械投降,受降仪式圆满完成。

现场韩念龙的从容不迫,正义凛然,与敌方的色厉内荏形成鲜明对比。其表现出的机警和睿智,令在中方人员中观看仪式的粟裕司令员赞许。

韩念龙在这场较量中展现的不卑不亢、沉稳练达绝非一日之功。这位从贵州仁怀走出的革命者,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在上海读书的韩念龙经常参加学生救亡宣传活动,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上海反日大罢工到苏中反“清乡”斗争,他参与领导发动6万多工人群众,并组织游击战对15万日、伪军周旋作战,在革命烈火中锤炼出胆识与智慧。

韩念龙从街头呐喊到受降席前的从容,书写了一代人的抗战史诗。1945年那个雨夜在高邮展现的民族气节,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中。新中国成立后,韩念龙转战外交战线,曾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。



抗战时期贵阳青年踊跃奔赴延安。资料图片

李祖伯(后排右一)当兵时与战友合影。受访者 供图

黔籍抗战老兵李祖伯

烽火岁月“飞毛腿”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韵

8月26日上午10时,遵义市汇川区三阁公园旁,香水郡小区一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里,99岁的黔籍抗战老兵李祖伯颤巍巍地接一份特殊的荣耀——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。

满是皱纹的双手郑重地握着纪念章,李祖伯眼里泪光闪烁,恍如时光倒流,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。

“我是幸运的,等到了今天的好日子,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。”他声音低沉却清晰。

1926年9月,李祖伯出生于贵州遵义县(今遵义市播州区)。1943年,未满17岁的他被征召入伍。当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,兵源紧张,千余名新兵集中在遵义县城训练。

“那时候训练,饮食紧张,吃饭限时五分钟,哨声一响,放筷子就得停,常常吃不饱。”李祖伯回忆,“出操、跑步、持枪……纪律严格,白天训练,晚上不得得意出门。”

新兵训练结束后,李祖伯被分配到军需署交通器材处第十二油库,成为一名库兵,主要负责油库警卫和通信任务。

石油是战略物资,那时沿海被日军封锁,从印度港口空运到云南的军用物资,需要从滇黔、滇黔等公路运入内地战场。

李祖伯所在的油库1938年自南京迁至贵阳,属团级单位。油库常存汽油约千桶,每桶140千克,主要保障赴缅甸作战部队后勤供应,并为前往重庆的军政车辆提供油料。库长孔本戎是一位治军严格的军校。守护油库责任重大,30多名官兵日夜轮守,警

惕日军飞机轰炸和间谍破坏,从未出错。

李祖伯在油库担任通信兵,每日徒步穿梭于贵阳各个军事机关之间递送文件和情报。“军事机关分散布局,条件又艰苦,全靠两条腿跑路,战友都叫我‘飞毛腿’!”他笑着说。

1944年3月,一场意外险些让李祖伯付出生命。那天他乘坐三轮摩托车前往花溪送文件,返回途中在团坡桥发生车祸,连人带车坠河受伤。“在医院躺了大半年,伤好了,回去又继续干通信,直到抗战胜利。”

1945年8月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,全军欢腾。“库长特意给我们放了一天假,官兵共庆胜利。大家高兴啊,又哭又笑,都知道——活下来了。”

抗战胜利后,李祖伯随部队前往山东、江苏、江西、广东等地。1949年,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参加两广战役和毕节剿匪。1951年3月,他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作战,经历五次战役、铁原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,荣立二等功、三等功各一次。1955年转业后,李祖伯在遵义交通系统工作至退休。

从柜子里面拿出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纪念章,李祖伯整了整衬衫,又将新的纪念章端正正佩戴在胸前,沉思良久:“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,心里高兴。”

一个月前,联勤保障部队博物馆筹建办来遵义寻访参战老兵、征集文物实物,老人将珍藏多年的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饭票捐赠出去。

如今李老已近耄耋之年,与女儿同住,安享天伦。岁月流转,战火已远,那段浴血与火的记忆从未褪色,沉淀为一枚枚金色的纪念章。